

生命園地

第三十四期 (2015年9月) 北美基督徒中心出版

福杯滿溢 — 唐家見證(之一)

唐桂成弟兄

我們唐家一共有七個兄弟姊妹，我是排行最小的。家庭環境非常貧窮，父親在我六歲時就過世了，他在世時是吸毒的，還曾經帶著我看他吸毒，但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在他去世以後，我慢慢地知道沒了父親是會被人稱作“孤兒”。所以在學校裡我保守了這個秘密有四年之久，直到有一天我的學生手冊要家長簽字，我給了大哥簽名，老師一看為什麼簽字的是哥哥？我才公開我的父親不在的事實。那時我說了這個秘密，全班同學都“哦~”的表示，對我打擊非常的大，我的心也非常自卑。雖然我在中學成績優異，是全年級第一名，但是一點喜樂也沒有，更沒有平安。當時認識了個基督徒同學，是我遇見的第一個基督徒，他非常不一樣，十分喜樂。香港當時的會考壓力很大，但是他很喜樂、很平安，他每天還去晨禱、晨更，晚上也去聚會，我覺得他哪有時間去聚會。他自己有很好的筆記，不是收藏起來，而是發給大家參考，我覺得很奇怪，就跟他成了很好的朋友。暑假的時候我第一次跟他去教會聚會就信主了。我第一次聽“人有罪”的時候，非常的有感覺。我是全年級的第一名，所有的老師都說我很好，代表學校去參加比賽…等等的，但是我自己知道真實的情形，講到人有罪的時候，一幅幅的圖畫就在我的腦海裡重現。那天回家我負責丟垃圾，我把垃圾拋到垃圾桶的旁邊，以前我是轉身就走的，但是那一天我走了兩步之後，覺得不平安，裡頭有個東西，就是主耶穌的生命進到我裡面感動我，我就回頭把它撿回來好好的拋一次，拋中了目標心裡才平安。我就知道主耶穌基督活在我的心裡。



唐桂成弟兄

於是我開始了教會生活，與弟兄們一起住在宿舍裡，每天追求、讀經。有時弟兄姊妹很奇怪為什麼我們的聖經讀得那麼熟，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來讀，一放假我就和弟兄們一起讀經。之後，我考上了香港大學的牙科學系，功課十分繁忙，但是很感謝主，我一方面參加週二、週四、週六，還有主日的聚會，另一方面應付我的功課還是綽綽有餘。順利畢業後，神給我一個感動：需要去學習傳福音。我花了半年的時間去臺灣參加一個傳福音訓練班，也訓練我的性格。在這個訓練中，我認識了世界上不同國家的人，跟他們住在一起讓我人生有一個很大的開啟，學業上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回來後我就考上了政府部門，成為一名牙科醫生，各方面都很蒙福。接下來考慮到結婚，誰是我的配偶呢？感謝主，我順服祂的帶領，結果我娶了一位愛主的姊妹，這是主的揀選。

我的家也是靠著聖經所講的，用神的話語、聖經的教訓來教導我的兒女。感謝主，現在因為我全時間事奉主，我的兒子繼承了我，現在也讀醫科，他也愛主、遵守神的教導，讓我很得安慰。感謝讚美主！我的人生可以說整個圖畫從信主之後完全不一樣了。如果沒有信主的話，可能我現在不能站在人的面前講話，我還是那個很自卑、很多傷痕、很多過不去的事、很多心病、很多掛慮、很多秘密無法告訴人的那種人，感謝主，我信主之後整個人在主裡、在教會裡成長，得到很大的幫助。但主的恩典不能停留在個人身上，(續下頁)

主耶穌講得很清楚：「當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如果我自己蒙恩的話，那個恩典還是有限，必須將這個恩典傳揚出去，這恩典才是最豐富的。所以在我們的家族裡，主的福音要一直傳出去。我信主還不久時，我覺得我的哥哥、姐姐們都很凶，不要說傳福音，連和他們講話都很困難，所以我就從年齡比較接近的開始傳福音，先是排第六的姐姐，然後是第五的，再來是我三哥，還有我的大姐姐，他們都先後得救，然後就是我母親。

福杯滿溢 — 唐家見證(之二)

唐桂康弟兄

我的弟弟說我是一個文靜的人，神給我的天性是不愛說話的，但是祂很幽默，我的工作是靠我的嘴巴，因為我是一個中文教師。我本來是一個驕傲、自負的人，自認為我可以憑著自己的能力在社會上得到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成果，當然結果不是這樣，我在競爭很激烈的香港會考中沒考上大學，就跟著我二哥當了警員。以為當了警員就可以很快的平步青雲、升職加薪，結果當然也是不一樣。在我不斷緝捕罪犯，扮演一個正義戰士的時候，我看見我的同事們生活在罪惡裡面。他們下班後喜歡賭錢、喝酒等充滿罪惡的生活，我雖然自命清高，喜歡書法、畫畫等等，但是我內心的驕傲卻是拒絕神。我相信有一位真神存在，但我仍然想靠自己闖出一番天地，所以我不需要神。

雖然神藉我的同事和朋友來邀請我參加福音聚會，我全部拒絕，驕傲自大的阻擋神。後來過了幾年，我的小弟叫我參加福音聚會，我就去了，然後就接受了主。信主之後我就在教會裡面認識了我的太太，人生就是這樣的奇妙。

俗話說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個賢慧的女人，雖然我不是一個成功人士，我很感恩有一個賢慧的妻子來幫助我。記得我結婚的時候寫了一幅字畫：至於我和我家一定事奉耶和華！我和太太商量除了主日聚會，禱告聚會之外，還需要設立家庭小組，就是和住在家附近的幾對年輕夫婦一起聚會，方式十分簡單：大家一起讀聖經，彼此代禱。我們幾家把生活上、工作上的難事交給神，在代禱過程中我們看見神在暗中替我們作工。

我結婚幾年後就辭退員警的工作，和太太一起半工半讀的完成了碩士課程，最後我取得教師資格去中學教書。回想當初年輕的時候考不上大學，沒想到我竟然後來能接受高等教育，而且畢業於名校，我的同學都是從內地來的尖子和香港的精英，

感謝主。我回想為什麼當年考不上，但現在可以進去呢？因為這是神的美意，要我謙卑下來。如果我十幾歲考入大學，我一定認為是我自己的成功，靠我的努力。但是神不讓我這樣，好像三歲孩子常向父母要糖果，父母當然不能給孩子太多，因為有害健康。我讀大學也是這樣，到了時候成熟的時候神就給我。

我在教書時，同事們滿口仁義道德，道貌岸然，其實裡面也是充滿了詭詐、彼此排斥。後來我離開了，離開前向所有的學生傳了福音，感謝主當中也有信了福音的。接下來到夜校裡去代課，那時雖然艱難但是神顧念我。感謝主，去年一個老同事找我去一家伊斯蘭中學教書，當時我竭力地拒絕他，但他也竭力要我去，後來我想到一句經節：神愛世人。世界上有十幾億的穆斯林沒有聽過福音、沒有接觸過基督徒、沒有救恩，怎麼辦哪？想到這一點我就去了。那個校長還說我教得好、很負責，雖然我表明我是個基督徒，他卻很稱許我，還說有機會一定再找我。我覺得信主之後，神讓我看見：我只是個普通人，沒有特別的成就，但是神一直看顧我，祂沒有使我窮困，我也沒有缺乏。

在教會的服事方面，我和另一個弟兄負責帶新約查經班，本來他是主要負責帶領者，我只是輔助。有天他說他要負責其它的服事，要把這個課程交給我讓我負責，我聽到後非常緊張害怕，我怕讓別人受損，因為我看我自己能力不夠，但我也接下了，在上課前拼命地讀參考書，上網預備所有的資料，我服事的都是年長的弟兄姊妹，有些得救年歲還比我長。感謝主，實際最得益處的是我自己，在預備過程中對新約更加熟悉！這個服事的過程讓我確實感受到兩千多年前所寫的聖經到現在對我們的實際生活仍很有用處，不單單是它的預言百分之九十八已經兌現了，它裡面的指標還是對我們今天的生活很有用，無論是作丈夫、作父親、在工作中，都有很大的價值。



唐桂康弟兄(左)與吳親緣姊妹(右)

福杯滿溢 — 唐家見證(之三)

吳親緣(唐桂康弟兄的太太)

我的父親很早就去世，所以我在教會長大，總覺得教會就是我的家。桂成很喜歡和我聊天，有一次他告訴我他的母親信主了，我就邀請她來我們家聚會，認識更多年長的姊妹。當時一看到唐師母就有很親切的感覺，卻不知道她竟成為我的婆婆。結婚後好像多了一個媽媽，婆婆和我的關係很好。我的先生桂康是排行老五，上面還有哥哥姐姐，大姐信了主，二姐、二哥比較排斥福音，而二嫂拜佛拜的很厲害，是拜拜的專家，我們都不敢向他們傳福音。每年新春佈道會要拿單張給他們的時候，都是戰戰兢兢地。後來我就包兩個紅包，一包是有錢的，一包就是佈道會單張。結果我婆婆就對我說：二哥不高興我們這樣做，以後不要這樣了。這就好像被澆了一盆冷水，但是我們沒有停止禱告。感謝主，我們結婚二十年，二哥也蒙恩了。

提到我婆婆，她沒有讀很多書，但是信主後一直讀聖經，每個主日聚會都會參加，尤其是擘餅聚會。2000年，她腎功能不好，年初在一次主日聚會裡，她對我交代了在她安息聚會時要唱的詩歌，我要她不要亂想，她回答說：“沒有人知道，你替我記住，到那天要唱這首詩歌。”我聽到眼淚立刻流下來，覺得信主的人面對死亡竟是這麼勇敢，沒有懼怕，並且滿有盼望。她知道“在我恩主降臨的時候”，她會“起來、復活”；這真的很棒，她信的那位主是這麼真又活。晚上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桂康、桂成兩兄弟，讓他們記住媽媽選了這首歌。2000年中她開始洗腎，過了幾個星期就被主接走。因為我婆婆信主，安息聚會就由我們同為信主的子女們來安排，二哥沒有出聲。我的先生因為在教會常安排安息聚會，對程序比較熟，所以由他一手包辦。很奇妙，那次聖靈已開始在二哥身上作工。婆婆離世後，家裡沒有合適的理由可以聚在一起，我們就用盡各種方法把兄弟姊妹聯繫起來，尤其在過年，二姐雖然很排斥福音但是對我們很好，所以我們總去她家吃團圓飯。兩年後的團圓飯中，我告訴她：媽媽的最大心願是希望你們信主，我不停地流淚向她傳講，不知她聽進了多少，感謝主，後來她也信了。

我覺得在這個家，我們只有一個信心：“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華！”、“當信主耶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神的應許從不落空。我結婚時一直被聖經裡的一個模範—百基拉所感動，我們只要開放家庭，很多人必會因此蒙恩。神真是滿有豐富的恩典，我們只要一直跟隨祂，全家就都蒙恩。

福杯滿溢 — 唐家見證(之四)

馬養如(唐桂成弟兄的太太)

我相信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都不是偶然，都有神的安排，有神的美意。如果我們是一個認識神的人，就會感恩，就會覺得神在我們的身上有很多奇妙的工作，為要得著我們，成為一個愛神、事奉神的人。

我是在中學五年級的時候信主的，信主後我完全像著了迷一樣，為什麼呢？在信主前，同學說我是一個不會笑的人，但信主後我覺得心裡有喜樂，有平安。信主後我父親很反對，也不讓我們去聚會。記得當時我告訴他我要受浸，他就到教會找負責的弟兄理論，告訴他們他不准我們去聚會，而且萬一信主後我們不吃家裡拜過的食物怎麼辦。當時我們兄弟姊妹都信耶穌了，我們禱告、不吃家裡拜過偶像的食物，我媽就很煩惱，因為她每天都拜。我父親去教會理論也沒有用，我們還是受浸了。我很喜歡去聚會，如果是主日聚會還好，早一點起床就可以了。我們幾個常和爸爸比賽看誰起的早，他老是比我們晚一點，因為我們聽到爸爸起床就手腳更快的起來出去聚會。但是週二、四、六的聚會是晚上七點半開始，我必須偷偷去聚會。我不能從門口離開，而是從窗戶爬出去，再從三樓爬到一樓出去聚會，回來之後也是這樣偷偷爬回來。每次我去聚會就很歡喜、很滿足，那時認識了桂成，他就坐在我的對面，但是不知道十年後會和他結婚。我覺得一切都是主的安排，我真的沒有計劃，也沒有想過，我來聚會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認識主耶穌基督，祂是我的摯愛。

結婚以後，我和婆婆同住了七年，我在她身上看見一個慈愛、良善的榜樣，她很忍耐、任勞任怨。她對七個孩子都是一樣的愛，最初我以為她最愛桂成，後來發覺不是，她每一個都愛。我也很愛她，我常和我婆婆躺在床上聊天，聽她說很多的事。她雖然年紀很大才信主，但是神很恩待她，她最愛每早晨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晨更；她還說她很喜樂，雖然沒讀過書，但是她會讀聖經，她會唱詩歌，都是神教會她的。和婆婆住有個好處，就是二哥、二嫂常買海鮮來我們家，他們買的都是最好、最新鮮的，還負責煮給我們吃，讓我婆婆高興得不得了。我覺得他們對我們這麼好，我們實在有虧欠，就要把最好的福音也傳給他。所以每次有福音聚會，我就會和三嫂一起為家人禱告。我記得2009年特別有感動，整個腦子都是想著傳福音給二哥，以前邀請他總被拒絕；有時候即使答應來，結果也沒來。不知道為什麼，在2009年8月，他終於來了，奇妙的事發生了。（請繼續閱讀“唐桂坤弟兄”的見證）

福杯滿溢 — 唐家見證(之五)

唐桂坤弟兄

我不是會讀書，所以讀完中學後就在一家很大的金融證券公司做證券交易，由基層做起，幾年之間便升做經理，又被調去黃金部門做黃金買賣。在交易中我就從中漁利，很快的賺到了自己第一桶金，然後結婚、買樓、買車、生了兒女，建立了很不錯的家庭。當時我感覺這些東西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智慧得到的。為什麼都是我自己賺來的東西呢？我工作的公司很大，所以每單交易量都非常大，如果客人要買入黃金，那我自己就先買入，等到價錢上升就把先買的賣給公司，用客戶的錢賺差額，是穩賺的。

賺到錢以後我就開始驕傲、自高自大、看不起別人，只有我說話的份，別人只能聽。當時覺得我有錢，錢可以解決許多的問題，因此十分驕傲，常常沒理由的對人發脾氣，所以家裡的兄弟們就覺得我很凶，我的太太和兒女們也很怕我。事實上，雖然我有錢，但我內心並沒有平安。因為在黃金投資市場裡，價錢常會波動，分分秒秒都是不同的，所以我所承受的壓力非常的大，常常下班後會和同事去喝酒、打麻將、賭錢來麻醉自己。有一次因為喝酒之後發脾氣，而在街上和人打架，於是惹上了官司，寢食不安。在內心完全不平安的情況下，我嘗試過早上去拜黃大仙，傍晚下班後去求城隍廟（住香港的人就會知道，黃大仙在九龍，城隍廟在香港島，是很遠的距離）但是仍然不平安，每晚都不能入睡，整個家庭陷入愁雲慘霧中，有時對我太太講話的時候都好像在交代身後事。我拜了這些偶像還是不行，唯有自己再想辦法，就找了一個有名的律師幫我打官司，結果事件平息，只口頭警戒了事，於是我又恢復到以前的生活方式，什麼神，什麼仙我都不要了。

90年代初期我媽媽叫我去參加新春佈道會，我不想答應，因為我很抗拒基督徒，但她是媽媽，只能順她的意思，就去聽了一次。在整個聚會裡，我左耳進、右耳出，完全聽不懂這信息到底是在講什麼，我只記得我的弟媳介紹了一位林少光弟兄給我認識，這位弟兄非常好，為我禱告、願神祝福我，我非常感謝他，到今天我仍然十分尊重他。在那段時間我和家裡的兄弟姊妹來往非常少，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有時這兩個已信主的兄弟請我到他們家吃飯，我都會找藉口推辭。那時候我媽媽住在小弟家裡，我怎麼推辭不去他家的呢？我就說他家裡沒有麻將打，

怎能留得住我。我就是這樣找各種藉口不去。90年代中，每年他們都打電話要我去參加佈道會，我都沒有去，非常抗拒基督徒向我傳講耶穌，因為我想的只是賺錢。直到2000年我媽媽因病過世，在她的喪禮中，我發現到這些基督徒是不同的，一個在彈琴，幾百個在拍手唱歌，喪禮應該是悲傷的，但他們滿心滿身是喜樂，感覺就像是一個告別聚會。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他們和別人不同？為什麼他們不是悲傷而是快樂的呢？從這時開始我就不再那麼抗拒基督徒，他們有時發福音單張給我，如果是以前我早就丟進垃圾桶，現在我就會拿來看、拿來讀，開始願意認識福音。

接下來幾年，我的兩位弟媳每年輪流打電話要我參加新春佈道會，我還是有理由拒絕。有一年，弟媳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今年初八的佈道會在我家附近，我沒辦法推辭就答應了。後來還是沒有去，還讓她等了我很久。2009年中，應該是七月，弟媳又打電話叫我去參加佈道會，那年是由小弟桂成講道。我想總是要給個面子，因為之前弟媳等了我那麼久，實在不好意思。那一次我聽得很用心，原先我以為自己是沒有罪的，但實際身上充滿了罪汗，講到的罪都是我正在犯的。以前在黃金買賣裡為了要賺錢而出賣公司、出賣客人，那時我覺得：我騙了你，是我厲害，是你蠢；我不覺得那是罪，而是理所當然的。到今日我承認了：我是罪人。靠著我自己是洗不掉我的罪，唯有靠耶穌來作為我的拯救，才能洗淨我的罪。那一次我是最後一個站起來，因為我還在想我是不是這種罪人。終於，我承認我是個罪人，我立即站起來決志。接著我參加慕道班，努力讀經，追求認識這位主，到了2010年1月24日，我就受浸歸入主名。

受浸之後，我的生命真的有了改變，我以前的壞習慣，像：喝酒、賭錢、打架、發脾氣…都沒有了，我也不再做投機的事了。曾經有個下屬被我罵得很厲害，有一次我還下手打了他；受浸以後，我就向這位下屬道歉。現在，我和同事朋友之間的相處有了包容和隨和；在家裡和太太、兒女，和兄弟姐妹之間的相處也溫柔了。之後我太太、兒子和媳婦都看到我的見證，他們都相繼受浸歸入主名。

我不再做投機生意，也不再炒股票、炒金、炒銀，那收入豈不會減少嗎？2013年在我快六十歲的時候，我的公司要我退休，我和太太商量的退休後的計畫，我們為這件事情禱告，主聽了我們的禱告，十分奇妙，有間新公司突然來邀請我去做董事，連我的弟媳都說，你這樣還能找到工作啊！在我自己

是不行的，當然是主的引領，帶領我去這間新的公司工作，收入比以前的公司更多，而且上班時間很有彈性，可以多為神家服事。現在我除了招待的服事之外，又加入了長者服事，更重要的是去醫院的探望，在這個服事裡，我感謝神給我好的身體、給我一個去服事別人的機會。所以我們要把握神給我們的時間，也把握神給我們的機會，讓我們可以來事奉他，親近他。



左至右：唐桂坤弟兄、唐桂成弟兄與馬養如姊妹

福杯滿溢 — 羅國樑弟兄見證

我在一家娛樂媒體公司工作，負責科技方面的製作和傳輸。我從六歲開始就在基督教學校唸書直至中學畢業，所以我對聖經並不陌生。但現在看起來，當時對聖經其實是一點都不懂的，因為唸聖經只是為了考試，說不懂又好像懂，後來這成為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自己以為自己懂聖經。

我中學時參加團契是為著追女孩子的。有一次當我參加晨更聚會，問了他們一個問題，當時的同學沒一個有答案。這個問題是：神為什麼要造魔鬼出來？當時我想，如果神不造魔鬼，我們不就都得救了，不是很好嗎？我想現在大家都知道答案了，但當時我沒有答案。

從那時起我便嘗試用其他方法尋求答案。第一個試的是易經的占卜。當時易經的內容給了我一個答案。易經裡說有高的必有低的，有好的必有壞的，有善的必有惡的，是一個宇宙的平衡，所以有神當然便有魔鬼了，這就給了我一個很滿意的答案。那時我便開始用硬幣作占卜，當發現占出來的都十分準確時，感覺十分神奇。我開始尋找一個我不明白的真理，希望在宇宙間尋找到一個萬有的方程式，是可以包容所有的一切。在我中學畢業的暑假，我去了殯儀館作暑期工，負責傳遞齋菜。當一般的工廠還是 600

元一個月時，在殯儀館卻有 2000 元，所以我便放膽去工作。在裡面工作的人說：「哎！來這裡工作一定要有些保護。」什麼是保護呢？他們說有許多髒的東西，需要以靈制靈，唸咒請靈附體作保護，也就是俗稱的「神打」。當時我在殯儀館的空房間裡邀請一些靈來附身，便會耍起一套功夫來。我媽媽很不喜歡，覺得在殯儀館工作不好，就和我在英國的表姐秘密地替我申請了一所英國的學校，打算把我送去英國唸書。而當時殯儀館的老闆娘很喜歡我，要給我開一家分店，我才十來歲就可以做一個殯儀齋菜館的老闆，多好！所以當時很不願意去國外，但後來不論我哭得死去活來，她們還是把我送了去英國。

在英國唸書時，老外很喜歡看神打表演，用抽的煙當作香，他們看了覺得我很厲害。另外我還常和一幫人搞學生運動，現在他們當中有的已經是香港的立法會議員。搞完學生運動，又搞工人運動，就連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的英國礦工大罷工，我們也去示威。有次在很偏遠的地方有家餐館把工人開除，我們還開了一小時的車過去示威。所以在唐人街大家看到我們這幫摩托車黨都避開，我們個個長頭髮，穿著皮外套、皮褲、皮靴，鐵鏈繫身，這就是我們的標準裝束。我就是搞學生運動時認識了我的太太，我們是一起示威吶喊的。當時在英國有一些基督徒向我們傳福音，我們卻用聖經裡的問題來攻擊他們。

後來我結婚後回香港探望父母，我的一個老同學帶我去一貫道的道觀，那時我和太太坐在一邊，師傅在另外一邊讓我試「元神出竅」，就是我看到他的樣子在變，他也看到我的樣子在變，但我太太卻什麼都看不到。還有當我和老同學跟師傅坐在地上時，三個人談話時竟不用開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我覺得挺神奇，於是便入教了。他們要我發一個毒誓：如果離教了就會被五雷轟頂。接著他們就給了我三寶，也就是我的護身符，當我回英國時，發現這個護身符完全沒用，因為我們遭英國海關人員扣查了一天，懷疑我們帶違禁品。他們在翻我們行李的時候我一直在撚訣，當時我很困惑為什麼這個訣沒有效？最後海關實在找不出什麼東西，就向我的新照相機胡亂打了一個稅了事。

1987 年我們帶女兒回香港，想再找這家天道觀卻再也找不著了。我弟弟便帶我去一家佛堂，說是有扶乩的。扶乩就是有個丁字型的木條在沙子上劃來劃去，乩童在一旁看著卻可以唸出一首詩來，旁邊的人便記下來。那次我去時扶乩給了我一個乩文，詩裡說要收我做佛門弟子，就這樣我又成為佛門弟子了。（續下頁）

回到英國，我一個老朋友的父親是天道的點傳師，我既是天道的弟子，就到他們在東倫敦的一個佛堂裡幫忙。同時我還在唐人街跟幾個朋友一起開了店鋪替別人算命和占卜。我用電腦編了個程式，專門用來算命的。用電腦裡算出來的東西，命中率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五，自然有很多人來找我們。這鋪子其實是一個密宗佛堂主持讓給我們的一個角落，於是我當時又學習密宗唸咒，追求神通、開天眼和天耳。事實上從小別人就說我有陰陽眼，可以看到很多奇怪的東西。當時還和唐人街的一些人去驅鬼，現在看來其實是找大鬼來趕小鬼。回想我當時真的是很狂熱，女兒哭時我就試唸一個咒，她就不哭了，當時滿心歡喜，現在才知道這些所謂神通，其實伏下了一些後來發生的事情。

當時我很狂熱得把道家、佛家、密宗、占卜、命理，還有我大學唸的統計學、物理學、相對論、天文學…所有的東西都打包，我稱之為“羅氏定律”。大家不要小看，羅氏定律還真是有一些跟隨和支持者。因為我強調的是人定勝天，占卜預計發生的事情不要盲信，人總能扭轉乾坤的。

到了 1994 年，公司有個發展香港新機場的項目，我就藉此機會回香港。當時起了一個卦，卦象意思是說不要回香港，但我還是去了，因為人定勝天嘛。當時我的父親病了，我把公事大概交代了後便去醫院探望他。爸爸不知得了什麼病，醫生說他是感冒菌入骨所以四肢無力，完全癱瘓在床上。我不慌不忙從口袋裡拿出一瓶符水，是給一個喇嘛大師加持過的，很有神效。我拿半瓶符水倒在他的身上，另外半瓶給他喝了，喝完後我就在床邊一直唸咒，然後替他按摩。按摩時發現爸爸的腳有力了，他的腳一伸就把我往後推。「我成功了！一回香港我的爸爸就有救了！醫生治了那麼久也沒用！現在應該一兩天就可以出院了！」

過了一兩天的半夜醫院打電話來，不是說我的爸爸可以出院，卻說我爸爸進了深切治療部，說他肺功能很弱，要在頸部開個洞。我爸爸從此就不能說話、手脚癱軟不能寫字，只能用眼睛和我們交流，可是我們也不明白他的意思。當時我急了，所有學過的東西都一股腦兒用在我爸爸身上，但都沒有效。我又跑遍香港大廟小廟，能做的全做了，花了很多錢還是沒有見效。我爸爸最後去世了，我很不開心，不明白為什麼我所有學過的東西好像突然都沒效了，我茫然、完全不明白。突然，我想起來：「對！我把爸爸家裡的一個魚缸搬動過，可能就是這個風水影響了。」我就去拜師學風水，我學的很快，風水師傅很

喜歡我，帶我遊遍香港的山，尋龍點穴。不光是跑遍香港的山，國內的山也跑了很多。還記得當時很喜歡墳墓，一看到墳墓就很開心，衝過去拿著羅盤量來量去，把所有資料記錄下來。我在每個墓都逗留大半天，很喜歡，因為學了很多東西。

1996 年春節前，我就想把我的房子改動一下風水再過新年。我的師傅覺得我有能力自己改，但我還是付錢給師傅請他來弄，他便答應了當一個工作來做。他一邊看，一邊告訴我這裡改改、那裡修修，我就都寫下來，一邊看一邊學，師傅講的真的很對。過年前風水全部改設好了，今年一定是個好年！可是春節過後，忘了是初五還是初六，我媽媽突然中風送到醫院。醫院給她動了個小手術，在腦部開了個洞，之後告訴我們手術失敗-她的腦幹死亡。我實在接受不了這個事實，怎麼可能？不是剛剛擺好風水嗎？為什麼我媽媽就這樣毫無徵兆的去了，還要我去把氧氣關掉。拔氧氣時我實在很傷心，實在不知道這些風水算命的東西在我需要的時候為什麼一點也用不到，又感覺回香港是不是真的錯了？回香港是不是反而害死了我父母？這讓我自責的更厲害，就開始全心投入工作，希望讓父母在天之靈看到我回香港是對的。我開始寄情工作，把妻子和女兒放在一旁，至今我仍有愧於她們！

1998 年一個基督徒同事邀請我參加一個新春佈道會，她是很好的幫手，我便答應去參加。當時覺得他們唱的歌很好、說的也很好，所有氣氛都很好，然後她問我：信耶穌好不好？我回答：「不好。」1999 年她又邀請我，我又去，還是不信。

2000 年她又邀請我，我再去了，還是不信。但當時我的大老闆給了我一個項目，是要把公司上市，但我上司卻不大喜歡就給了我一個難題，要我在一週內寫完商業計劃書。這個計劃書一般是一個團隊花一、二個月的時間作很多研究工作才有可能做出來，一個星期一個人怎麼做？上司就說：做不了就不用想這個項目了。這個基督徒同事提議：「不如禱告？」但遭我否決，因為我還是認為自己可以搞定。我請了一週的假在家工作，過了一兩天還是一點靈感也沒有，完全寫不出來。我就私下靜靜的開始禱告：「神啊，幫我！」奇怪的事出現了：我打開電視，新聞裡說的就是我要的東西；打開一本雜誌，裡面就是我需要的資料；隨手翻開報紙，裡面就是我需要的文章。這個還不算神奇，這些資料竟是有次序地前後出現，前文和後語是可以連貫起來的，有些要花錢買的資料，現在竟唾手可得。這事很奇妙，我自己也不明白，不到一星期我就把商業計劃書做好了。開

會時，我把計劃書放在桌上，那些律師、會計師看到這麼厚厚的一疊，都覺得匪夷所思。當時我把功勞都歸自己，並沒有把榮耀歸神。

到公司上市前的一個星期，問題又出現了。當時聯交所提出一個難題，我跟專業團隊都答不上來，答不了就不能上市，那怎麼辦？我就又私下靜靜的禱告：「神啊，可以幫我這個忙嗎？」奇妙的事又發生了，聯交所致電詢問為何許久沒回覆，不如做一次演示吧。我就立刻安排人員從美國過來，在聯交所做了一個演示。所有人看過之後都拍手。我又把功勞全歸自己，沒有把榮耀歸神。



羅國樑弟兄

那時我事業如日中天，信心很大，覺得憑自己可以把所有的事做好。2003年，基督徒同事又邀請我去佈道會，我參加了，當時便有感覺、流淚，然後決志。第二天上班，同事說：「Steve他決志信耶穌了！」我說：「且慢！現在我反悔，不決志了！」同事問：「你昨天不是已經決志了嗎？」我說：「不算！你看我現在事業這麼好，如果信了耶穌很麻煩啊！信了耶穌晚上應酬不能去，許多東西不能做，一些違法的事也不能碰，騙人的話不能說，信耶穌很麻煩吶！在佛裡自己修行就可以啦！」我當時覺得應該這樣做，可是很奇怪，我的脾氣不好，還越來越差，越來越張狂，很多時候都在罵人，罵的很兇、很厲害，尤其是對這個基督徒同事。有一次還把她找進我辦公室大罵一頓，罵得她哭回辦公室去。我覺得好像良心過意不去，想去安慰她一下。來到她辦公室時，她竟然十分喜樂，很平安很開心。我說：「哎，剛剛給我罵完還流淚，現在怎麼這麼開心啊？好像沒事一樣。」我心裡覺得奇怪：我修行了那麼久，還達不到這個境界，你很厲害啊！便說：「可能你的神是真的吧！但我的神可能也是真的。那麼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就這樣吧。」

2005年，我的這位同事再次邀請我去佈道會，

我說不去了。那一年是我第一次不去，我連續去了七年，七年都不信。2005年是奇怪的一年，那年我45歲，我用自己的生日起了卦，排了個命盤，算了自己的一生，算到45歲就沒有了。我就奇怪，這一年是個什麼光景？為什麼這一年我算不下去？我以為我要去當和尚，在深山裡修道了。2005年6月15日，我在家裡拿著電話一直在罵這個基督徒同事，只是為了個小事而罵的很兇，不但罵她，還罵她的耶穌基督。然後她很冷靜的說：「撒旦，退到我後邊去吧！」我一聽到這個，火來了，就罵得更兇了。但發現這時好像被一些邪靈附在我身上，她在電話另一頭也聽見，說：「不如你跟我一句一句的禱告吧？」當時我很害怕，因為我接觸過很多靈界的事情，趕鬼啊什麼的都做過，想不到會讓邪靈附到我身上。我感覺到很害怕，所以當時她說什麼我就做什麼，她唸一句我跟著唸一句，內容和2003年決志的禱告差不多，都是要信耶穌。當時我跪在地上拿著電話跟著唸，唸完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之前我心情起伏的很厲害、很憤怒，現在卻突然很平靜，平靜得好像一片湖水，還有鳥語花香，是我修行了很久也達不到的。睜開眼時，發現眼望出去是一片海，雖然仍是黑黑的，卻好像漸漸變得光明了，我所在的房間也光明了。原本以為是心理作用，後來發現不是。因為我的後肩有一處打高爾夫球受的傷，通常晚上睡到二、三點就會醒來，然後再也睡不著，但那晚我卻是一覺到天亮，感覺很好，這也是我很久都沒試過的。於是我便把我的佛書、風水書都扔了；有些是我父親臨終時留給我的金剛經，極有紀念價值，有些是再也買不到的絕版風水書，我全扔了。有一些觀音玉石，還值錢的也扔了，這就是我的決志。

從那一天起生活很平靜，但在受浸前還是有些事發生。因為肩膀經常不舒服，我便習慣下班後去按摩，有次在去的路上感到心裡不舒服，決定不去反而很平安。還有一次和老闆約了客戶去卡拉OK唱歌，在那裡很不開心，不知道為何常常跑去洗手間，我老闆問我是否有事，我說沒事，其實是藏在洗手間不想出來，然後跟老闆說不舒服藉故回家了。在車上，我伏在方向盤上哭了，非常不開心。

2005年7月15日我受浸了。受浸後我的陰陽眼沒了，發毒誓裡的五雷轟頂也沒出現，有的是內心的平安、喜樂。我的太太和女兒暑期回香港問我為什麼受浸？很反對。我問太太：「為什麼以前信佛教、道教時你不反對，現在信基督反而反對？」她說：「你不記得我們曾搞運動嗎？搞運動怎麼能信耶穌哪？我們有很多朋友是同性戀者，是受壓逼的，你怎麼對得起他們？」當時我實在沒有話說。（續下頁）

她們留在香港兩週，臨走時卻說：「在這兩週裡，發現你改變了很多。以前你罵人罵得很兇，現在不罵了；以前你開車脾氣不好，現在很好；人家超你車，通常你若不是按喇叭，就是要追車幾公里，還要超回他。二十年來我不停提醒你改的壞習慣改不了，現在卻完全沒有了，所以信這個耶穌對你是好的。」

2006年春節，老闆通常要去黃大仙廟、車公廟還神。那一年我跟他說我信了耶穌，不去了。他說：「不行啊，你跟廟裡的人熟，給他們一個紅包就可以先進去了。如果你不去就沒有這貴賓待遇。」我的老闆很氣憤說：「現在是新年，你不要礙手礙腳，不要攔阻我，我叫你去你就去！」我的同事們也來勸我：「你就去吧！不如你留在巴士位置上，不用下車就好了。」當時我掙扎著要不要去，忽然想起詩篇第一篇：「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那我就不坐這個巴士的座位，不去了。老闆很不高興，就把我所有的權力和工作分給其他人。當時忽然變的很清閒，一些同事們還落井下石。我就用這段時間追求神，準時下班去參加聚會。

到了2008年，醫生發現我的眼睛後面有腫瘤。他告訴我在香港沒有切除這個腫瘤的技術資源，因為它的位置是在腦內和眼後，需要腫瘤科、腦科、眼科的醫生們會診才可以。他建議我回英國去做這個手術。我為此事禱告不久後，有弟兄介紹一個香港眼科醫院的醫生，他說要化驗一下這腫瘤是良性還是惡性的，要在眼皮處開刀，到眼皮後取些組織出來化驗。但這有後遺症，就是眼皮常常會垂下來，而且眼球會斜視。我想這可怎麼辦哪？另外有位弟兄是醫生，他告訴我：「腦子要動手術是很嚴重的，一定要找一個有經驗的醫生，因為一點小失誤就是一條命。」他便介紹一個香港頂尖的腦科醫生給我，但是卻未能與這醫生聯絡上。我仍在想：「到底要不要做這個手術？」回頭說，那眼科醫生給我三星期考慮，在禱告時我感覺是要做這個手術。但後來聽來聽去，有些弟兄說是不用做，看到一些聖經經文又好像說是要做，到底要做還是不要做呢？我就拿起一個硬幣，要不要啊？轉一轉吧？我如果轉一下硬幣，答案一下子就轉出來了。但我最後決定還是不要轉硬幣，還是放在禱告裡。很奇怪，有一個晚上我開車看到遠方建築物上的十字架，忽然給我一個很清楚的感覺，我是要做手術！

第二天，我到尖沙嘴會所晨更，當時梁弟兄向我講了完全和晨更經文無關的一個故事，他說的是〈列王記上十三章〉神人和老先知的故事，這個故事內容是要把握頭手的經歷，神當初跟你說什麼，就是什麼，不要聽其他人說，不要看其他東西，不要看環境，

神說什麼就是什麼！我就把握住這個，然後下午去見醫生。醫生說：「其實我們研究過了，你是不需要做這個手術。」當時我很開心：「不用做了。」...「但等一等！今天早上的晨更明明說是要把握頭手的經歷，是要做啊！」我於是跟醫生說還是要做手術，他問為什麼，我說我是基督徒，神要我做我就做。醫生嫌我麻煩，說不是急病不需要做，我還是堅持要做，醫生沒辦法，給我訂了手術的時間，但推遲到10個月後，因為並不緊急。

當時約是七、八月，到了十一、十二月，眼睛忽然快速惡化，看東西已經不太清楚，都是彎彎曲曲的，還會刺痛。在一個禱告聚會裡我把這事提出禱告，聚會完有位姊妹來跟我說她認識一位醫生是這方面的專家，腦科、眼科都可以，這位醫生就是前面提到過的頂尖腦科醫生，而且她還有醫生的聯絡資料，但是這醫生很忙，預約也需要兩三個月的時間。我打電話去預約，醫生叫我把所有的X光片送過去，因為他的預約確實很滿。我送片子去的那天，因為交通的問題到達時已是午飯時間，沒有病人，只有醫生在那裡。醫生叫我直接拿片子給他看，一看之下他覺得我的情況十分危險，腫瘤已經把眼睛壓迫到要掉出來了，視力也只剩下三成，快失明了，需要立刻動手術。他告訴我他是香港幾位能動這手術的其中一位，不需要眼科、腫瘤科的配合就能做這手術。這是神開的路！那天是星期五，過了一個週末，我把東西交代好，簽下遺囑，週二我就動手術。手術原本是四小時，但三小時內就完成了，感謝主！

我們看到撒旦的作為都是片面、有限的，一時靈驗，彷彿蠻有神通，但卻經不起考驗。我需要的時候他不在，幫不到什麼忙，總是在欺騙我。撒旦常用似是而非的神跡來攔阻我們，所以我們不要再受騙了。當時我總認為信了耶穌會有很多限制，我實在告訴你們，信主是最自由的，所有的枷鎖都可以脫落，可以不用受制於世界的吸引力。我們去除偶像，不是拿錘子打下去，而是憑著耶穌的權柄，因為神把所有天上地上一切的權柄都賜給了耶穌，所以我可以來到這裡向大家講我的見證。

